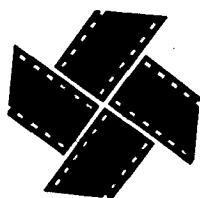




美术片剧本选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美术片剧本选

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80 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《美术片剧本选》包括作者们近几年所写的十七个剧本。在这些剧本中，有的表现对压迫与剥削的反抗，有的表现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，有的表现科学幻想，有的表现训练与爱护动物以便为人民服务，有的是今天生活的反映，有的是往昔的传说，也有古老的神话故事。内容既多样，写法也各有特点：这里有现实主义，也有浪漫主义，有戏剧性的情节，也有富于诗情画意的描绘。

这样的选辑，只有在粉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之后才能出版发行，而它的出版发行本身就是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极左路线的批判和鞭笞。

我们衷心希望美术片剧本的出版，将为更多的作者提供参考借鉴的机会，并有助于美术片剧本评论的积极展开。我们相信，在党的领导下，美术片将会日益发展，更好地满足广大观众，尤其是青少年观众的需要。

本书选辑的剧本都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所推荐的，特此致谢！

美术片剧本选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8 $\frac{1}{2}$ 字数：207,000

1980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4,3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352

定价：0.82元

目 录

两张布告	欧阳宇平 何郁文 章超群	(1)
阿凡提与国王	凌 纾	(17)
阿凡提的故事	凌 纾	(38)
艾日布	张翼南	(60)
雪孩子	嵇 鸿	(85)
吹鼓手	马国亮	(95)
滥竽充数	熊耕发 钱家骅 王柏荣	(109)
丁丁战猴王	余又晨 欧阳宇平 胡进庆	(118)
飞狗阿灵	王棣平 张亚祥	(130)
小海豚	刘兴诗	(143)
功臣马	孔 良	(157)
小白鸽	盐城县文化馆集体创作 执笔 曹文轩	(177)
奇妙的鸚鵡	冰 夫	(186)
八百鞭子	欧阳宇平	(201)
明珠	凌 纾 冰 夫	(214)
象鼻山的故事	杨玉良 吕敬棠	(229)
哪吒闹海	王 往	(241)

两张布告

欧阳宇平 何郁文 章超群



魏禾画



魏 禾 画

—

西南山区某县城。

两个长相丑陋的民团团丁，在一堵残垣上张贴布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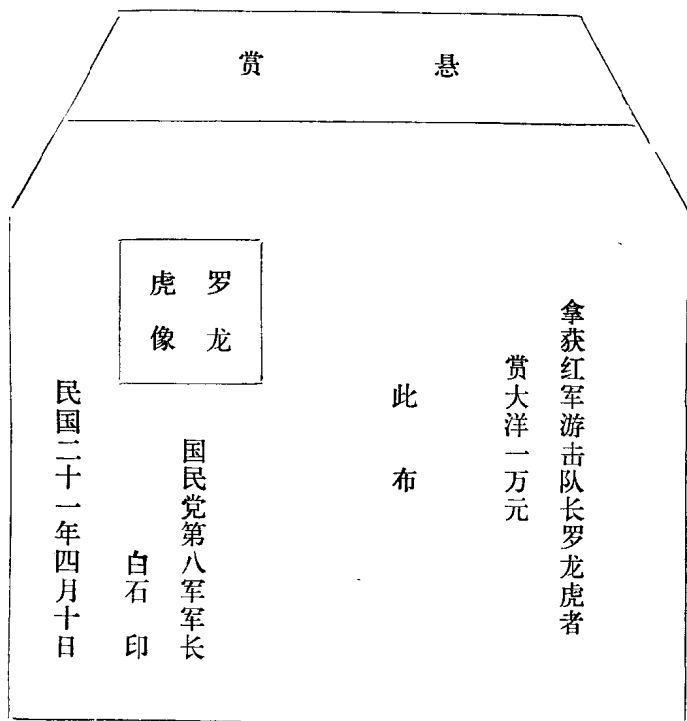
团丁甲歪着脑袋端详着贴好的布告，表示满意的样子。

团丁乙从腰上取出一面铜锣，“哐！哐！哐！”地敲了起来，口里吆喝道：

“鸣锣通知，各家各户出来看布告啰！”“哐！哐！”又是一阵锣声，两个团丁远去。

大树上，城门口，岩石上到处出现布告。

布告特写（画外音读布告）：



画外音完，一只手撕走了布告。

红棉树下，红军游击队驻地。

石桌上放着一张捉拿游击队长罗龙虎的布告。游击队参谋黄新和几个战士，相互咬着耳朵哈哈大笑。

红小鬼地红一人不笑，她气呼呼地抓起桌上的布告欲撕，黄新赶忙上前阻止说：

“地红，别撕。这是国民党军长发给我们的领赏通知。”

地红吃惊地：“你说什么！我们去领国民党的臭钱？！”

黄新风趣地：“是呀！你不要我们可要呢！”

“黄参谋，罗队长不是常说，要立场坚定嘛！”

黄新开导地红：“罗队长还说要机智、勇敢，对吗？”

地红点了点头。

“罗队长要你去完成这个任务。”

“我能行？”

“能行！”黄新拿出一封信交给地红说：“这是写给国民党军队里刘营长的信，你要设法将信交到民团团总手里去。”

“那为什么？”

黄新说：“我们给他来个将计就计，让他们……”黄新用两个拳头一碰，表示让他们互相打起来。

地红领悟地点了点头。

二

民团炮楼，耸立在山间三岔路口的树林里。

地红手拎竹篮，向炮楼方向走去。她看见一个团丁倚在炮楼土墙旁喝酒。她故意捏了一下竹篮里的鸡，鸡“咯！咯！”地叫了几声。

团丁猛一回头，扔掉酒瓶，端起枪对着地红喊道：

“站住！”

地红立即停下。团丁持枪走近一看，是个十三、四岁的小女孩，便大大咧咧地问道：

“毛丫头，干什么的？”

“赶集去！”地红拔腿想往前去。

团丁一眼看到她篮子里的鸡，高兴得晃着脑袋说：

“嘿！一只鸡，正好给老子补补身体。”说完便上前去夺地红的篮子。

地红紧紧攥着篮子不放，口里嚷着：

“干吗抢人家东西！”

团丁不理，仍然用力去夺篮子。地红猛一松手，团丁连人带篮子摔了个四脚朝天，鸡飞出老远，篮子里的蛋打了一地。团丁手上沾满了打碎的鸡蛋，狼狈不堪，好不容易才从地上爬起来。

地红看到团丁的丑态，心里暗自好笑，但又不敢笑出声来，反而用手捂住脸，哭咧咧地喊着：

“你赔我的鸡蛋，还我的鸡来！”

团丁见鸡也飞了，蛋也打了，气得飞起一脚，将地上的竹篮踢出老远，一封信从篮子里落到地上。团丁只顾骂地红：

“赔你个屁！你给我滚！”

地红趁机回头就跑远了。

这时，团丁忽然发现地上的信，他拾起念道：“面呈刘营长亲收，游击队寄”。

团丁惊喜地转动小眼珠自语道：“刘营长私通游击队，哼！老子向团总报功领赏去。”

地红躲在远处树林里，看到团丁拾起信走了，她哈哈一笑，骂道：“大草包！”

三

团总办公室里，气氛紧张。

又矮又胖的团总，坐在太师椅上，用手支着脑袋，一言不发。

一个穿着国民党军装的麻脸军官，象机器人似的，直挺挺地在团总面前走来走去，嘴里埋怨道：“王团总，你们民团应该配合我们国军，可是我们运粮的军车，路过你们管辖区总要出事，你那些民团是吃干饭的？”

王团总忽地站起，不服气地回答：“游击队神出鬼没，我看你也未必对付得了。”

二人正在争吵时，“的铃铃”电话铃响了，卫兵进来接电话：“喂！你找谁？”

电话里声音：“……”

卫兵：“刘营长，您的电话。”

电话里声音：“你是刘营长吗？三连报告，红水河浮桥被游击队炸了！”

营长大声询问：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

电话里声音：“红水河浮桥被游击队炸了！”

“你们都是饭桶，混蛋！”刘营长气急败坏地骂着。

这下团总抓住了把柄，趁机攻击刘营长：“老兄，你一个连也守不住一座浮桥，该知道游击队的厉害了吧！”

话音刚落，电话又响了，卫兵不在房里，团总和营长互相对视一眼，又看看电话，谁也不敢去接，生怕又是什么坏消息。

电话铃继续响着，卫兵拎水壶进来接电话：“还是您的。”然后将电话交给了营长。

营长接过电话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拿起话筒就骂：“你他妈的也是来报丧的吧？”

电话里声音：“混蛋！”

卫兵忙说：“是白军长打来的。”

营长一听是军长打来的，吓得张口结舌，马上低头哈腰地

回答：“军座，是我，我是混蛋……”

电话里呵斥道：“罗龙虎怎么还没抓到？三天之内再抓不到，要你的脑袋！”

“是，是……”

电话里声音：“叫王团总听电话。”

刘营长将电话耳机交给了王团总。团总胆战心惊地接过话筒：“军座，我是。”

电话里声音：“你要配合刘营长，抓住罗龙虎，有你的好处。你们要的那批武器嘛，等你完成任务后就拨给你。”

“是，是，一定配合，一定配合。”

刘营长一旁骂道：“哼！配合个屁！你哪回配合过？”

团总不服气地：“哎！刘麻子，你挨了上司的骂，干吗拿我出气！”

刘营长指着团总的鼻子骂道：“好啊！矮脚虎，我今天算认识你了，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”说完怒气冲冲地走了。

正在这时，站岗的团丁进来：“报告团总，这封信是我从一个奸细身上搜来的。”

团总接信一看封面上写的“刘营长亲收”，他余怒未消，气愤地将信封撕开，念道：

“刘营长台鉴：我们看了白军长出的布告后，昨晚已将罗龙虎捆绑在那坡山洞里。山上生活实在太苦，弟兄们熬不下去了，想交出罗龙虎，领点赏银回家种地，望接信后速派人前来联系。”接着又叨念着：“落款是红军参谋黄新。”

团总看完信，发疯似地狂笑。

覃大队长进来问道：“团总有何喜事，如此高兴？”

团总将信递给大队长说：“老弟，你看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”

大队长看完信也大为惊喜：“这块肥肉，居然落到我们手

里。团总，你该交鸿运了。”

“老弟，我得好处也少不了你这位覃大队长的。不过，对刘麻子千万保密。”

大队长：“嗯！这我知道。”

团总：“游击队诡计多端，要派个人去摸摸虚实，以免上当。”稍顿之后又说：“你看派谁去好？”

大队长不假思索地：“团总，小弟与你生死之交，我愿冒这个风险去和红军联系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再派两个弟兄给你保驾。”

四

那坡山洞洞口。

民团覃大队长向黄新施了个拱手礼，拿出游击队写给刘营长的信说：

“兄弟乃民团大队长，奉王团总之命，前来联系。”

黄新装着怀疑地问：“我们的信是写给刘营长的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

大队长：“刘营长和我们是一家人，他军务在身，无暇进山。派我们民团前来联系。”

“那也好，请到里边看人吧！”

覃大队长和团丁来到石洞里间，屋里黑乎乎的，只见岩石上点着松明，火光下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被反绑在椅子上。

两个持枪的战士守立两旁。

大队长来到被绑人面前，仔细辨认之后，从里屋出来。

黄新问：“看清楚了吗？事不宜迟，赶快派人回去拿钱取人。”

大队长：“是罗龙虎，我们立即回去拿钱取人。”

黄新：“对不起，覃大队长得留在我们这里‘作客’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怠慢你的。”

两个团丁吃惊地望着大队长。

大队长无可奈何地对团丁说：“你们回去报告团总，就说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，叫他赶快拿钱取人。”

五

团总客厅里。

团总对众豪绅说：“告诉诸位一个惊人的好消息，罗龙虎已被我们抓住了。”

众豪绅大为震惊，马上交头接耳。

豪绅甲：“好！好！可给我们除了害了。”

豪绅乙：“赶快斩首示众！”

一个手捻佛珠的豪绅黄善人恶狠狠地说：“不！不！不能便宜了他，要千刀万剐！”

团总道：“是啊！人是抓住了，但是尚未到手，请诸位严守秘密。现在急需拿一万元赏银去取人，白军长的意思请诸位先垫一垫。”

团总的话音刚落，活跃的气氛立刻变得鸦雀无声，众人大眼瞪小眼地相互看着。

豪绅甲站起身来说：“为民除害，乡里安宁，别说是垫钱，就是这些赏银全摊给我们，也是应该的。只不过连年灾害，租米无收，哪里还拿得出……。”

众豪绅也随声附和：“说的是！”“说的是啊！”

团总的副官出来打圆场说：“团总，是否让我说几句？”

团总点头。

梁副官道：“各位父老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要是大患不除，你我身家性命早晚都要完蛋，眼下出几个钱，好比牛尾巴上拔根毛，请诸位掂量掂量。”

团总点头称赞：“说得对。诸位，留着罗龙虎，你们的脑袋早晚都要搬家！”说完环顾四周，众人仍无动静。又道：

“这样吧，我先带个头。”他转身捧出一捧银元，让大家看清楚后，放在桌上。

梁副官翻开帐簿，边写边念道：“王团总垫款一百元。”

豪绅们还是你推我，我推你，谁也不肯开口。

团总板起面孔看看众人说：“诸位，敬酒不吃 想吃 罚酒吗？”

众豪绅听了露出紧张的神情。

黄善人眨着鼠眼偷看众人，使劲捻动佛珠，想逃过这场灾难。

豪绅甲看看形势不对，走到团总身边低声耳语，然后，他两人走进里屋，随手关上了门。

众人投以好奇的目光。

里屋。

豪绅甲对团总说：“小弟眼下手头紧，我先出这个数。”说着，他伸出五个指头翻了翻，表示出一千元。

团总摇头表示不满。

豪绅甲急忙从身上掏出一封银元，捧在手上说：“这是点小意思……。”

团总马上露出笑容，嘴上说：“用不着，用不着。”手却伸过去，把钱接了过来。

豪绅甲又向团总讨好说：“张福全可出一千五，李耀宗可出两千元……。”

外屋。

几个人贴在门缝边，偷看里面的动静。

门“呀”地一声开了，团总走出来，众人赶紧散立两旁。

豪绅乙上前说：“我出一千。”

接着其他几个豪绅：“我也出一千。”“我也出一千。”

“我……我也出一千。”

梁副官拨好算盘报道：“现在已有五千一百元，尚缺四千九百元。”

团总说：“感谢诸位慷慨协助。陶仁兄刚才说他家有困难，就出一千元，其余的每人出一千二百元。”团总见黄善人坐在角落里没有表态，眼睛死死地盯住他。

黄善人瞄了团总一眼，装着没看见，赶紧闭上双目，捻他的佛珠。

团总来到他跟前，问道：“黄老……”

黄善人神情紧张。

团总接着道：“你家风水好，聚宝盆都漫出来了，剩下的四千一，你就全包了吧？！”

众哗然，黄善人目瞪口呆，佛珠“叭”地撒满一地。

六

刘营长客厅里。

餐桌上摆满酒肉。刘营长给黄善人斟满一杯酒。

这时，勤务兵进来，将一封信交给刘营长。刘营长拆开一看，惊喜地：“啊！有这等好事！”

说着将信递给了黄善人：“你看！”

黄善人看完信：“唉！你还蒙在鼓里。我就为这事来找你的。人家矮脚虎连人都看过了，为了取罗龙虎，害得我摊了四千多元。”

刘营长将酒杯往桌子上一蹶，拉长脸骂道：“他娘的！这矮脚虎欺人太甚，竟敢瞒着老子……。”

黄善人道：“是呀！这样做太不仗义了。”他举杯喝了一口，又说：“那矮脚虎他还……还……”说到这里把话又吞了回去。

刘营长气恼地：“什么？有话直说嘛！”

黄善人：“我……我怕说出来引起你们两家不和。”

刘营长不耐烦地：“废话，不和不是明摆着的吗！”

黄善人挑动地：“他还说，过去你骑在他头上拉屎，这次他也得给你点颜色看看。”

刘营长越听越气，气得两眼发直，说不出话来。

黄善人见刘营长已被激怒，便起身到门口向外张望，见四下无人，回到桌旁。诡秘地说：“游击队绑罗龙虎的事，是写信跟你联系的，半路上被矮脚虎的人劫走啦，这到手的肥肉，让他抢去了。”

刘营长气得暴跳如雷，霍地站起，挥拳猛击桌子骂道：“他娘的矮脚虎，你会抢，老子也会……。”

七

两座矗立的高山，中间一片开阔地，一条玉带似的小河从这里穿过。河上一座石桥，岸边一片片浓密的树林。

刘营长把队伍埋伏在路旁树林里。

一个士兵探头探脑，不时地向大路上张望：“来了！来了！”后面几个人赶快埋伏起来。

远处，团总矮脚虎骑着高头大马，后面跟着浩浩荡荡一队人马。

队伍离石桥还有一段路程停了下来。

团总摆手：“梁副官，你到山上先找大队长接头，没问题向我发个信号。”

梁副官气喘吁吁地向山上攀去。他来到山口，见一红军战士，便问道：“我们覃大队长呢？”

“在，就在上面。”

覃大队长站在大石上喊着：“一切顺利，你们交换吧！我还要留下清理武器。”

梁副官看到了覃大队长，以为一切都无问题了，便转身向山下发信号。

就在这时，两个红军战士将覃大队长推倒在大石后面，嘴里塞上棉花，用棉被紧紧盖在担架上。

山下。

马弁报告说：“对面山上发来信号了。”

团总用望远镜瞭望，高兴地：“果然不错，果然不错……立即上桥交换。”

山上。

两个战士抬起担架，向山下走去。

石桥上。

一方抬着担架，一方挑着银元，双方向桥中汇合。红军战士将担架放在桥上。然后敏捷地接过银元担子。双方各自分道而去。

梁副官等人簇拥着担架，向团总走去。

担架上的人象猪似地乱拱乱动，发出“哼哼”的叫声。

梁副官骂道：“你他妈的，给我老实点，要不老子毙了你。”

匪兵抬着不老实的东西，象扭秧歌似地，十分吃力。

梁副官上前用枪戳了几下，担架上的人这才老实些。

担架经过一片稠密的树林。突然从林子里窜出几个彪形大汉，身上穿着一色国民党军服，挡住了他们的去路，嘴上嚷着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执行任务的。”

“抬的什么人？过来看看！”

“上司有令，谁也不能看。”